

少年梦·青春梦·中国梦：中国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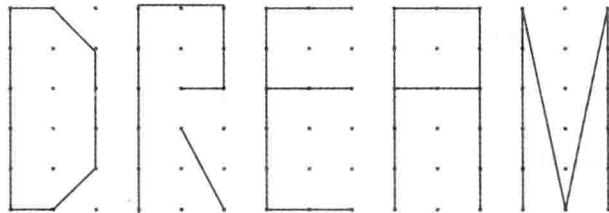
# 不跪的人

秦德龙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  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



少年梦·青春梦·中国梦·中国故事

## 不跪的人

秦德龙 著

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不跪的人/秦德龙著. —南昌: 江西高校出版社, 2014. 5

(少年梦·青春梦·中国梦: 中国故事 / 尚振山主编)

ISBN 978-7-5493-2479-8

I. ①不… II. ①秦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87885 号

---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邮政编码	330046
编辑电话	(0791) 88170528
销售电话	(0791) 88170198
网址	www.juacp.com
印刷	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
照排	麒麟传媒
经销	各地新华书店
开本	710mm × 1000mm 1/16
印张	13
字数	186 千字
版次	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493-2479-8
定价	26.00 元

---

赣版权登字-07-2014-177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[ 目录 ]

CONTENTS

正步走	001
老 兵	003
不跪的人	006
第 100 个	009
美人腰	012
厂医刘绳	015
摸脸游戏	018
寻找钟声	021
到乡下睡麦草	024
这也许就是个神话	027
有一种果实叫怀疑	030
π 是个哲学符号	033

写日记的人	036
流浪的人	039
慢生活	042
零度计划	045
社会调查	048
别拿我当老外	051
美国孩儿	055
你和谁在一起	058
陌生人俱乐部	061
焦小抠	064
劳动节	067
苦 戏	070
绝望了你就去西藏	073
一个人的俄罗斯情结	076
发呆茶馆	079
扮演失败者	082
耳 朵	085
阿是穴	087
盲人的目光	091
圣诞老人在梦里	094
城市的炊烟	097
异乡人的孩子	100
儿童听证会	103
老师发来了短信息	106
谁是真英雄	109
山的泪流满面	111
先别把他当坏人	114
美英的一种感觉	117

康乃馨	120
换糖人	123
一枚校徽	126
接 人	129
写诗的女孩	131
她是我作品中的那个女孩	133
成 长	136
儿子是太阳	138
太阳会跑	141
策划“淘汰”	143
司 令	146
退 票	148
找 路	151
白 卷	153
英雄的名字	155
没有军衔的士兵	157
号 手	160
夺 冠	162
背着父亲上井冈	164
义 举	167
永远的苹果	169
献 血	171
好人好事	173
一刀切面馆	175
冬季里的新闻	177
老娘土	179
卖大米	182
高考30年	185

一个才女的成长方案	189
迎客松	192
绿色通道	195
陌生人旅馆	197

## 正步走

公安人员分析，他们要找的那个人，就在这个矿区。经过排查，几十个单身汉，被集中到了操场上，由公安人员认定。

他果然就在这群汉子里。他原先叫什么名字，现在显得很重要了。八年前，他从劳改农场跑了出来，隐姓埋名，做了个下窑掏力的矿工。

他竭力要忘掉原来的那个自己，试图让噩梦永远消失。凡是别人不愿意干的活儿，他都干。凡是吃亏的事，他都做。每年，矿里都要评他当先进，可每次都被他婉言谢绝了。他也不张罗女人，山沟里有几分亮色的女人，都很喜欢他，却都遭到了他的冷眼。

他要彻底埋葬原先那个自己，重新做人，安安稳稳过一辈子。

一想到坐牢他就害怕，尤其不能忍受牢头狱霸的欺压。他清楚地记得，刚进去那天，他就被那群浑蛋们折磨得死去活来。

还有，犯人们每天都要在太阳底下练正步，这是他最难的时候，他从小就从电视里知道，走正步的，都是威风正派的军人和警察。而自己呢，算什么？披着一身囚服，走正步，他感到非常耻辱。他这个心理障碍，三年后才得以克服。后来他走的正步，已经达到接受检阅的水平了。

如果他服从判刑，现在也该从劳改农场出来了。

但那次接受检阅后不久，他还是逃了出来。正好，这座矿山招工，他

就混入了工人队伍。

他也预感到，总有一天，公安人员会找到这里，抓他回去，继续坐牢。他用尽了所有智慧，延缓着这一天的到来。

但这一天还是来了。公安人员把他们一集合，他就知道有自己的戏了。

窑汉们已经排好了队，在公安人员面前走来走去，队伍起初是零散不堪的，如乌合之众。忽然有个公安人员喊了一声：“正——步——走！”窑汉们的胳膊就有节奏地甩动起来了，双腿也找到了节拍。

他下意识地挺起了胸脯，将双臂甩得规范而又威武，一双皮鞋也被他踩得咔咔响。他仿佛成了队伍的核心。窑汉们都自觉地向他看齐了，甩出了铿锵有力的步伐。

他有了一种久违了的感觉。

是的，他一甩正步，就被公安人员认定了。公安人员凝视他片刻，喊出了他的真名实姓。他没有惊慌，双腿立正站着，双手朝前伸了出来。

公安人员没有给他戴手铐。那个面色苍老的公安人员，当众宣布，他没有罪，之所以来找他，是接他回去平反的。

热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，他呜咽了。

他跟在公安人员的后面走了。可他一迈开步子，就是甩正步，惹得周围的人笑声不止。他很想纠正自己，可怎么也纠正不过来了。

就这样，他昂着头，甩着正步，离开了生存五年的矿山。

## 老 兵

老兵对两个新兵蛋子说，发现情况，你俩都别往前争，这个机会让给我，你俩立功的机会多着哩。

老兵说这话的时候，口气挺重，还挺横。

两个新兵蛋子就鸡啄米一样点点头。

老兵笑道，这就对了嘛，队伍上还得讲个论资排辈，等你们当老兵的时候，你们就是老一，老一就得优个先，占个尖。老兵说着，伸开两只翅膀一样的巨手，拨拉着两个新兵的头。

两个新兵就憨乎乎地笑了，冲老兵打了个立正。

老兵嘴里的话儿挺稠，一会儿问问这个的家庭，一会儿问问那个的历史，问得挺婆婆妈妈的，挺语重心长的。两个新兵蛋子就觉得老兵挺好，挺温暖，渐渐地话儿也稠了起来。

老兵突然又问，你俩谈女朋友了没有？不等两个新兵回答，老兵又接着自己的话儿说，有女朋友真美好啊，等哪一天，你们把女朋友变成老婆了，你们就知道更美好了。真的，结婚真幸福啊，真美气啊。

两个新兵蛋子一齐笑了起来。他俩都知道老兵刚从老家结婚回来。新兵分到连队的时候，没见到这个老兵，等见到这个老兵的时候，老兵已经笑容满面地在连里发喜糖了。

新兵很想听听老兵讲讲结婚怎样幸福。但是老兵不讲，老兵把结婚的幸福留给新兵蛋子自己去憧憬。

老兵又说话了。老兵说，咱们言归正传吧，咱们执行的是特殊任务，懂吗，特殊任务，意义就大了，意义我就不说了，连长已经强调了。

两个新兵蛋子就在心里笑了起来。笑老兵故作深沉，笑老兵煞有介事。

严肃点。老兵严肃地说。老兵指了指空旷的田野说，部队梳篦子一样，已经过了两遍了，这是第三遍了，就是把山掏空，也要把那家伙找出来，知道吗，这是军令，军令如山。

新兵蛋子就不再笑了，从老兵严肃的脸上，他们读出来些严肃的味道。

其实，他们真的该把问题看得严重一些。

部队这次采取拉网战术，非要搜查出来的那个家伙是一只绿匣子。这只神秘的绿匣子遗失在山里已有十天了，上级要求必须找到它，谁找到它，谁就记特等功。

新兵一点也不知道这只绿匣子的重要性。

老兵知道。老兵训练有素。老兵凭着感觉，猜到了绿匣子里装着一只恶魔，如果找不到绿匣子，有一天绿匣子里的恶魔跑出来，危害就大了，天理难容。

真让人老兵猜着了，绿匣子中是一种放射性元素。

但是老兵不想把自己的猜测告诉新兵蛋子。老兵听一个老兵讲过，曾经有一个老兵被放射性元素辐射了，结果导致那个老兵丧失了生命的种子，成了家也体会不到天伦之乐，而且那个老兵早早地就过世了。

老兵能把这个故事讲给新兵蛋子听吗？不能。老兵一看见新兵蛋子那天真无邪的眼睛就疼在心尖子上了。老兵看见了自己从前的影子。

老兵慈爱地对两个新兵蛋子微笑着。

新兵当然不知道老兵在笑什么。两个新兵蛋子都在想，这个老兵油子，快脱军装了，还想争个特等功呢。让他争吧，也真是他说的那样，我

们立功的机会在后头呢。两个新兵蛋子就把脚步放得松松垮垮的，有意识地让老兵冲在前头。

老兵一点儿也没感觉到特等功的诱惑。

老兵只想着那两个新兵蛋子还没结婚呢。老兵当然为自己结过婚而自豪了，他相信自己生命的种子正在媳妇的肚子里茁壮成长呢。

想到这里，老兵笑了。

老兵的笑容尚未收敛，眼睛突然亮了起来。

老兵猛虎下山般扑向了那只方方正正、道貌岸然的绿匣子，绿匣子正在草丛里狞笑呢。

幽灵被老兵押送到了它该去的地方。

老兵被送进军区医院，接受全面体检，享受了一个功臣应该享受的一切。

不久，老兵就脱掉了军装，解甲归田去了。

若干年后，两个军人代表部队出席老兵的遗体告别仪式。有一个清秀的女孩儿，将老兵的十几本病历焚成了黑色的蝴蝶。两个军人泪如雨下，向老兵的遗像，庄严地敬礼。

两个军人带走了女孩儿，把女孩儿打扮成了一个新兵蛋子。

# 不跪的人

说来说去，大刚就是一头倔驴。因为他梗着脖子，不肯下跪。别人都跪下了，就他不跪，你说他是不是倔驴？

老爷子正在手术室急救。家里人已经跪倒了一片。家里人一遍又一遍对着手术室祈祷：保佑啊保佑，如果有 1% 的希望，一定要 100% 尽力地抢救啊！

真的，不跪不行了。不跪，万一手术进行中，医生接打电话怎么办？万一医生中断了手术，提出请专家会诊怎么办？万一肚子打开了，专家来不了怎么办？跪吧，该跪一定要跪。没听说过吗？河北有个农民，遭遇车祸，同伴在风雪中 12 次向人下跪，竟无人理睬！还有，手术中，医生把纱布留在肚子里了；剖宫产，刀口突然开线了；拔牙，把好牙拔掉了……这样的怪事多了！跪吧！跪，体现着家属的态度，看在苦苦哀求的份上，医生那颗冷酷的心，一定会被泡软的！

可是，亲属们都跪下了，只有大刚不跪！

大刚啊大刚，你为什么不跪呢？你不想救老爷子了吗？

大刚一言不发。谁都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。难道，他真的是驴子托生的吗？

“大刚啊，如今这社会，住房要下跪，吃低保要下跪，上学要下跪，

打官司要下跪……干什么事不下跪呢？你跪下了，又能怎么样呢？救的可是老爷子呀！”有人数落着大刚。

大刚的泪水下来了，可他只流泪，不下跪。

“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人命关天，你还讲什么尊严？”

铁塔似的大刚，黑着脸，流着泪，仍然不跪。

“这年轻孩子，膝盖骨真硬。”

简直拿他没法子了。不跪就不跪吧，不懂事就不懂事吧。亲人们都不理睬大刚了，都当他可有可无了，都望着手术室发呆，期待医生妙手回春，把老爷子从黄泉路上拽回来。医护人员不时地穿堂而过。他们看到有人下跪，但并未在意有一个不肯下跪的人。

几个小时后，护士把老爷子从手术室推了出来。

手术成功了！那些曾经下跪的亲属，来到医生办公室，再次跪倒成一片。他们感激涕零，一遍遍表达着谢意。大刚还是没跪。他站在门口，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。

医生矜持地笑着，开出一个很长的账单。可是，那些下跪的亲属，却没谁接账单。大刚伸手接过账单，默默地到收费处交钱去了。

老爷子苏醒过来了。那些曾经下跪的亲属，纷纷讲述了自己下跪的体验，有人还扒出膝盖，叫老爷子看下跪的部位。

老爷子苍白着脸，淡淡地笑着，什么都没说。

只有大刚，没向老爷子编什么下跪的经历。他也没资格编。没下跪的人，没资格编下跪的事。老爷子并没责怪他。看起来，原谅他了，不跟他计较了。

谁都没想到，老爷子的病情会反复。一天夜里，老爷子还是被鬼捉去了，医生再无回天之术了。

这就怪不得医院了。

在老爷子的葬礼上，孝子贤孙们哭成了一片，也跪倒了一片。只有一个人没跪，这个没跪的人，还是大刚。他只是用手抹眼泪，将眼睛抹得通红，如一只无奈的兔子。

有人看不下去了，绕到大刚身后，一脚踩了过去。“扑通”一声，大刚被踩倒了，踩成了跪姿。

人们不哭了，看着跪下的大刚，忍不住笑了。

大刚跪着哭了起来，号啕大哭。哭了一会儿，有人把大刚扶了起来，拉到了板凳上坐下。大刚拆下那条被踩的假腿，看了看说：“踩坏了，得去假肢厂重配。”

人们望着被踩坏的假腿，什么都不说了。

人们都知道，大刚的那条假腿是怎么来的。大刚被一个开车的老板撞了，亲属们在老板面前跪了三天，老板赔了他一条假腿。

## 第 100 个

每天，他都要去医院门口看讣告，看看谁又被贴出来了。然后，他记下逝者的名字，将讣告抄写在小本子上。医院，是通往死亡的平台，隔三差五，总有人要离开这个世界。有时，一天会送走好几个呢。

看见他抄写讣告，人们就把他当成一个很怪异的人，误以为他有收藏癖，专门收藏讣告。

人们哪里知道，他是个身患绝症的人。死神已经向他招手了，他几乎可以听见黄泉路上的潺潺流水了。

他不想死，真的不想死。每一个有生命的人，都不想死。他也曾经自暴自弃，想一头撞死到墙上。死亡的方法有许多种。也许是出于胆怯，他没有选择自尽，而是硬撑着活下来了。活一天，算一天吧，他这么想。这是个很简单的想法。有时，简单胜于复杂。简单，可以让人看见另一道风景。

忽然，有一天，他在医院门口看见了讣告。过去，他从未留意过医院门口的讣告。而这一次，讣告磁石般地将他吸引了。讣告上是谁，已经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一道闪电划过脑际，燃亮了他心中的那片死海。

于是，他每天都到医院门口看讣告，看谁又被贴出来了。一个又一个名字，有些是他很熟悉的。熟悉他们的音容笑貌，熟悉他们的家庭子女。

于是，他开始一笔一画地抄写讣告。日积月累，他抄写了厚厚的一个本子。

有这么多人，在前面走了，自己对死亡，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！讣告上那些沉痛的词语感染着他，燃烧着他。燃烧过后，他的内心反倒平静下来了。如果，有一天，自己的名字真的被加上了黑框，真的被写到讣告上了，应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。

真的，在医院门口，人们脚步匆匆，谁会在意一粒灰尘溶入大海呢？生来死去，医院不过是一条便捷的通道。

闲下来的时候，他开始整理那些讣告了。他将每一条讣告整理成文词精美的散文。他歌颂死者，超度死亡，心里没有一丝倦怠和杂念。

他有一个朴实的想法，写够 99 个人，然后，就挂笔，将第 100 个位置留给自己。虽然，他不知道，有谁会把他当做第 100 个逝者来写，但他相信，会有人来做这件事情。他的心，真的很平静。有 99 个善良的人，在另一个世界等着自己，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？

第 100 个死亡的人，他希望是自己。

他每天都去医院门口抄写讣告，有时，也会空手而归。毕竟，医院也不是天天死人。这时候，他会仰望蓝天，打一个漂亮的喷嚏，喷出胸中的浊气。然后，他便扯着嗓子唱歌，唱天大地大，唱爹亲娘亲。

有时，他会翻阅那些由讣告改写的美文，一个人独自欣赏。每当这时，便是他最惬意的时刻了。他对着那文章中的逝者说：哦，朋友，想我了吗？不要急，总有一天，我会去找你们的！

死亡，对他来说，已经无所谓了，真的无所谓了。只要上帝来召唤，鞋一蹬，说去就去了。

可是，上帝一直没有露面。

上帝说过，人类一思考，上帝就发笑。

上帝每天都对着他发笑。虽然，他看不见上帝的微笑，但上帝能看见他思考。

后来，有一天，他打算给自己写的那些文章编号，排查一下自己的写